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彌勒縛妖魔

話表孫大聖無計可施，縱一朵祥雲，駕筋斗，徑轉南瞻部洲去拜武當山，參請蕩魔天尊，解釋三藏、八戒、沙僧、天兵等眾之災。他在半空裡無停止，不一日，早望見祖師仙境，輕輕按落雲頭，定睛觀看，好去處：巨鎮東南，中天神岳。芙蓉峰竦傑，紫蓋嶺巍峨。九江水盡荊揚遠，百越山連翼軫多。上有太虛之寶洞，朱陸之靈臺。三□六宮金磬響，百千萬客進香來。舜巡禹禱，玉簡金書。樓閣飛青鳥，幢幡擺赤裾。地設名山雄宇宙，天開仙境透空虛。幾樹榔梅花正放，滿山瑤草色皆舒。龍潛澗底，虎伏崖中。幽合如訴語，馴鹿近人行。白鶴伴雲棲老檜，青鸞丹鳳向陽鳴。玉虛師相真仙地，金闕仁慈治世門。

上帝祖師乃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，覺而有孕，懷胎一□四個月，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初一日午時降誕於王宮。那爺爺：

幼而勇猛，長而神靈。
不統王位，惟務修行。
父母難禁，棄舍皇宮。
參玄入定，在此山中。
功完行滿，白日飛昇。
玉皇敕號，真武之名。
玄虛上應，龜蛇合形。
周天六合，皆稱萬靈。
無幽不察，無顯不成。
劫終劫始，剪伐魔精。

孫大聖玩著仙境景致，早來到一天門、二天門、三天門。卻至太和宮外，忽見那祥光瑞氣之間，簇擁著五百靈官。那靈官上前迎著道：「那來的是誰？」大聖道：「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，要見師相。」眾靈官聽說，隨報。祖師即下殿，迎到太和宮。行者作禮道：「我有一事奉勞。」問：「何事？」行者道：「保唐僧西天取經，路遭險難。至西牛賀洲，有座山喚小西天，小雷音寺有一妖魔。我師父進得山門，見有阿羅、揭諦、比丘、聖僧排列，以為真佛，倒身才拜，忽被他拿住綁了。我又失於防閑，被他拋一副金鏡，將我罩在裡面，無纖毫之縫，口合如鉗。甚虧金頭揭諦請奏玉帝，欽差二□八宿，當夜下界，掀揭不起。幸得亢金龍將角透入鏡內，將我度出，被我打碎金鏡，驚醒怪物。趕戰之間，又被撒一個白布搭包兒，將我與二□八宿並五方揭諦，盡皆裝去，復用繩網了。是我當夜脫逃，救了星辰等眾與我唐僧等。後為找尋衣鉢，又驚醒那怪，與天兵趕戰。那怪又拿出搭包兒，理弄之時，我卻知道前音，遂走了。眾等被他依然裝去。我無計可施，特來拜求師相一助力也。」祖師道：「我當年威鎮北方，統攝真武之位，剪伐天下妖邪，乃奉玉帝敕旨。後又披髮跣足，踏騰蛇神龜，領五雷神將、巨虯獅子、猛獸毒龍，收降東北方黑氣妖氛，乃奉元始天尊符召。今日靜享武當山，安逸太和殿，一向海岳平寧，乾坤清泰。奈何我南瞻部洲並北俱蘆洲之地，妖魔剪伐，邪鬼潛蹤，今蒙大聖下降，不得不行。只是上界無有旨意，不敢擅動干戈。假若法遣眾神，又恐玉帝見罪；□分卻了大聖，又是我逆了人情。我諒著那西路上縱有妖邪，也不為大害。我今著龜、蛇二將並五大神龍與你助力，管教擒妖精，救你師之難。」

行者拜謝了祖師，即同龜、蛇、龍神各帶精銳之兵，復轉西洲之界。不一日，到了小雷音寺，按下雲頭，逕至山門外叫戰。

卻說那黃眉大王聚眾怪在寶閣下說：「孫行者這兩日不來，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。」說不了，只見前門上小妖報道：「行者引幾個龍、蛇、龜相，在門外叫戰。」妖魔道：「這猴兒怎麼得個龍、蛇、龜相？此等之類，卻是何方來者？」隨即披掛，走出山門高叫：「汝等是那路龍神，敢來造吾仙境？」五龍、二將相視嶢嶢，精神抖擻，喝道：「那潑怪！我乃武當山太和宮混元教主蕩魔天尊之前五位龍神、龜蛇二將。今蒙齊天大聖相邀，我天尊符召，到此捕你。你這妖精，快送唐僧與天星等出來，免你一死；不然，將這一山之怪碎劈其屍，幾間之房燒為灰燼。」那怪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這畜生，有何法力，敢出大言？不要走，吃吾一棒。」這五條龍翻雲使雨，那兩員將播土揚沙，各執槍刀劍戟，一擁而攻；孫大聖又使鐵棒隨後。這一場好殺：

兇魔施武，行者求兵。兇魔施武，擅據珍樓施佛像；行者求兵，遠參寶境借龍神。龜蛇生水火，妖怪動刀兵。五龍奉旨來西路，行者因師在後收。劍戟光明搖彩電，槍刀晃亮閃霓虹。這個狼牙棒，強能短軟；那個金箍棒，隨意如心。只聽得挖撲響聲如爆竹，叮噹音韻似敲金。水火齊來征怪物，刀兵共簇繞精靈。喊殺驚狼虎，誼譁振鬼神。渾戰正當無勝處，妖魔又取寶和珍。

行者帥五龍、二將，與妖魔戰經半個時辰，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。行者見了心驚，叫道：「列位仔細。」那龍神、蛇、龜不知甚麼仔細，一個個都停住兵，近前抵擋。那妖精幌的一聲，把搭包兒撒將起去。孫大聖顧不得五龍、二將，駕筋斗，跳在九霄逃脫。他把個龍神、龜、蛇一搭包兒又裝將去了。妖精得勝回寺，也將繩網了，擡在地窖子裡蓋住不題。

你看那大聖落下雲頭，斜欹在山巔之上，沒精打采，懊恨道：「這怪物□分利害。」不覺的合著眼，似睡一般。猛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大聖，休推睡，快早上緊求救，你師父性命只在須臾間矣。」行者急睜睛跳起來看，原來是日值功曹。行者喝道：「你這毛神，一向在那方貪圖血食，不來點卯，今日卻來驚我。伸過孤拐來，讓老孫打兩棒解悶。」功曹慌忙施禮道：「大聖，你是人間之喜仙，何悶之有？我等早奉菩薩旨令，教我等暗中護佑唐僧，乃同土地等神，不敢暫離左右，是以不得常來參見，怎麼反見責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既是保護，如今那眾星、揭諦、伽藍並我師等，被妖精困在何方？受甚罪苦？」功曹道：「你師父、師弟都吊在寶殿廊下，星辰等眾都收在地窖之間受罪。這兩日不聞大聖消息，卻才見妖精又拿了神龍、龜、蛇，又送在地窖裡去了，方知是大聖請來的兵，小神特來尋大聖。大聖莫辭勞倦，千萬再急急去求救援。」

行者聞言及此，不覺對功曹滴淚道：「我如今愧上天宮，羞臨海藏；怕問菩薩之原由，愁見如來之玉像。才拿去了，乃真武師相之龜、蛇、五龍聖眾。教我再無方求救，奈何？」功曹笑道：「大聖寬懷，小神想起一處精兵，請來斷然可降。適才大聖至武當，是南瞻部洲之地。這枝兵也在南瞻部洲盱眙山蟻城，即今泗洲是也。那裡有個大聖國師王菩薩，神通廣大；他手下有一個徒弟，喚名小張太子，還有四大神將；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。你今親去請他，他來施恩相助，準可捉怪救師也。」行者心喜道：「你且去保護我師父，勿令傷他，待老孫去請也。」

行者縱起筋斗雲，躲離怪處，直奔盱眙山，不一日早到。細觀，真好去處：

南近江津，北臨淮水，東通海嶠，西接封浮。山頂上有樓觀崢嶸，山凹裡有潤泉浩湧。嵯峨怪石，縈秀喬松。百般果品應時新，千樣花枝迎日放。人如蟻陣往來多，船似雁行歸去廣。上邊有瑞巖觀、東岳宮、五顯祠、龜山寺，鍾韻香煙沖碧漢；又有玻璃泉、五塔峪、八仙臺、杏花園，山光樹色映蟻城。白雲橫不度，幽鳥倦還鳴。說甚泰嵩衡華秀，此間仙景若蓬瀛。

大聖觀玩不盡，經過了淮河，入蟻城之內，到大聖禪寺山門外。又見那殿宇軒昂，長廊彩麗，有一座寶塔崢嶸。真是：

插雲倚漢高千丈，仰視金瓶透碧空。
上下有光凝宇宙，東西無影映簾櫳。
風吹寶鐸聞天樂，日映冰虯對梵宮。
飛宿靈禽時訴語，遙瞻淮水渺無窮。

行者且觀且走，直至二層門下。那國師王菩薩早已知之，即與小張太子出門迎迓。相見敘禮畢，行者道：「我保唐僧西天取

經，路上有個小雷音寺，那裡有個黃眉怪，假充佛祖。我師父不辨真偽，就下拜，被他拿了。又將金鏡把我罩住，幸虧天降星辰救出。是我打碎金鏡，與他賭鬥，又將一個布搭包兒，把天神、揭諦、伽藍與我師父、師弟盡皆裝了進去。我前去武當山請玄天上帝救援，他差五龍、龜、蛇拿怪，又被他一搭包子裝去。弟子無依無倚，故來拜請菩薩，大展威力，將那收水母之神通，拯生民之妙用，同弟子去救師父一難。取得經回，永傳中國，揚我佛之智慧，興般若之波羅也。」國師王道：「你今日之事，誠我佛教之興隆，理當親去。奈時值初夏，正淮水泛漲之時。新收了水猿大聖，那廝遇水即興，恐我去後，他乘空生頑，無神可治。今著小徒領四將和你去助力，煉魔收伏罷。」

行者稱謝，即同四將並小張太子，又駕雲回小西天，直至小雷音寺。小張太子使一條楮白槍，四大將掄四把銀鍔劍，和孫大聖上前罵戰。小妖又去報知，那妖王復帥群妖鼓噪而出道：「猢猻，你今又請得何人來也？」說不了，小張太子指揮四將，上前喝道：「潑妖精！你面上無肉，不認得我等在此？」妖王道：「是那方小將，敢來與他助力？」太子道：「吾乃泗州大聖國師王菩薩弟子，帥領四大神將，奉令擒你。」妖王笑道：「你這孩兒有甚武藝，擅敢到此輕薄？」太子道：「你要知我武藝，等我道來：

祖居西土流沙國，我父原為沙國王。
自幼一身多疾苦，命干華蓋惡星妨。
因師遠慕長生訣，有分相逢捨藥方。
半粒丹砂祛病退，願從修行不為王。
學成不老同天壽，容顏永似少年郎。
也曾趕赴龍華會，也曾騰雲到佛堂。
捉霧拿風收水怪，擒龍伏虎鎮山場。
撫民高立浮屠塔，靜海深明舍利光。
楮白槍尖能縛怪，淡緇衣袖把妖降。
如今靜樂嶺城內，大地揚名說小張！」

妖王聽說，微微冷笑道：「那太子，你捨了國家，從那國師王菩薩，修的是甚麼長生不老之術？只好收捕淮河水怪，卻怎麼聽信孫行者誑謬之言，千山萬水，來此納命？看你可長生可不老也？」

小張聞言，心中大怒，纏槍當面便刺；四大將一擁齊攻；孫大聖使鐵棒上前又打。好妖精，公然不懼，掄著他那短軟狼牙棒，左遮右架，直挺橫衝。這場好殺：

小太子，楮白槍，四柄銀鍔劍更強。悟空又使金箍棒，齊心圍繞殺妖王。妖王其實神通大，不懼分毫左右搪。狼牙棒是佛中寶，劍砍槍槍莫可傷。只聽狂風聲吼吼，又觀惡氣混茫茫。那個有意思凡弄本事，這個專心拜佛取經章。幾番馳騁，數次張狂。噴雲霧，閉三光，奮怒懷嗔各不良。多時三乘無上法，致令百藝甚相將。

概眾爭戰多時，不分勝負。那妖精又解搭包兒。行者又叫：「列位仔細。」太子並眾等不知「仔細」之意。那怪滑的一聲，把四大將與太子，一搭包又裝將進去。只是行者預先知覺走了。那妖王得勝回寺，又教取繩網了，送在地窖，牢封固鎖不題。

這行者縱筋斗雲，起在空中，見那怪回兵閉門，才按下祥光，立於西山坡上，悵望悲啼道：「師父啊，我

自從秉教入禪林，感荷菩薩脫難深。
保你西來求大道，相同輔助上雷音。
只言平坦羊腸路，豈料崔巍怪物侵。
百計千方難救你，東求西告枉勞心。」

大聖正當悽慘之時，忽見那西南上一朵彩雲墜地，滿山頭大雨繽紛，有人叫道：「悟空，認得我麼？」行者急走前看處，那個人：

大耳橫頤方面相，肩查腹滿身軀胖。
一腔春意喜盈盈，兩眼秋波光蕩蕩。
敞袖飄然福氣多，芒鞋灑落精神壯。
極樂場中第一尊，南無彌勒笑和尚。

行者見了，連忙下拜道：「東來佛祖，那裡去？弟子失迴避了，萬罪，萬罪。」佛祖道：「我此來，專為這小雷音妖怪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多蒙老爺盛德大恩。敢問那妖是那方怪物，何處精魔？不知他那搭包兒是件甚麼寶貝？煩老爺指示指示。」佛祖道：「他是我面前司磬的一個黃眉童兒。三月三日，我因赴元始會去，留他在宮看守，他把我這幾件寶貝拐出，假佛成精。那搭包兒是我的後天袋子，俗名喚做『人種袋』。那條狼牙棒是個敲磬的槌兒。」行者聽說，高叫一聲道：「好個笑和尚，你走了這童兒，教他誑稱佛祖，陷害老孫，未免有個家法不謹之過。」彌勒道：「一則是不謹，走失人口；二則是你師徒們魔障未完，故此百靈下界，應該受難。我今來與你收他去也。」

行者道：「這妖精神通廣大，你又無些兵器，何以收之？」彌勒笑道：「我在這山坡下設一草庵，種一田瓜果在此。你去與他索戰，交戰之時許敗不許勝，引他到我這瓜田裡。我別的瓜都是生的，你卻變做一個大熟瓜。他來定要瓜吃，我卻將你與他吃。吃下肚中，任你怎麼在內擺佈他。那時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兒，裝他回去。」行者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你卻怎麼認得變的熟瓜？他怎麼就肯跟我來此？」彌勒笑道：「我為治世之尊，慧眼高明，豈不認得你？憑你變作甚物，我皆知之。但恐那怪不肯跟來耳，我卻教你一個法術。」行者道：「他斷然是以搭包兒裝我，怎肯跟來？有何法術可來也？」彌勒笑道：「你伸手來。」行者即舒左手，遞將過去。彌勒將右手食指蘸著口中神水，在行者掌上寫了一個「禁」字，教他捏著拳頭，見妖精當面放手，他就跟來。

行者搭拳，欣然領教。一隻手掄著鐵棒，直至山門外，高叫道：「妖魔，你孫爺爺又來了，可快出來，與你見個上下。」小妖又忙忙奔告。妖王問道：「他又領多少兵來叫戰？」小妖道：「別無甚兵，止他一個。」妖王笑道：「那猴兒計窮力竭，無處求人，斷然是送命來也。」隨又結束整齊，帶了寶貝，舉著那短軟狼牙棒，走出門來，叫道：「孫悟空，今番掙挫不得了。」行者罵道：「潑怪物，我怎麼掙挫不得？」妖王道：「我見你計窮力竭，無處求人，獨自個強來支持，如今拿住，再沒個甚麼神兵救拔，此所以說你掙挫不得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怪不知死活。莫說嘴，吃我一棒。」那妖王見他一隻手掄棒，忍不住笑道：「這猴兒，你看他弄巧，怎麼一隻手使棒支吾？」行者道：「兒子，你禁不得我兩隻手打；若是不使搭包子，再著三五個，也打不過老孫這一隻手。」妖王聞言，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我如今不使寶貝，只與你實打，比個雌雄。」即舉狼牙棒，上前來鬥。孫行者迎著面，把拳頭一放，雙手掄棒。那妖精著了禁，不思退步，果然不弄搭包，只顧使棒來趕。行者虛幌一下，敗陣就走。那妖精直趕到西山坡下。

行者見有瓜田，打個滾，鑽入裡面，即變做一個大熟瓜，又熟又甜。那妖精停身四望，不知行者那方去了。他卻趕至庵邊叫道：「瓜是誰人種的？」彌勒變作一個種瓜叟，出草庵答道：「大王，瓜是小孩種的。」妖王道：「可有熟瓜麼？」彌勒道：「有熟的。」妖王叫：「摘個熟的來，我解渴。」彌勒即把行者變的那瓜，雙手遞與妖王。妖王更不察情，到此接過手，張口便啃。那行者乘此機會，一轆轤鑽入咽喉之下，等不得好歹，就弄手腳：抓腸削腹，翻根頭，豎蜻蜓，任他在裡面擺佈。那妖精疼得咬牙咬嘴，眼淚汪汪，把一塊種瓜之地，滾得似個打麥之場。口中只叫：「罷了，罷了，誰人救我一救？」彌勒卻現了本像，嘻嘻笑笑，叫道：「孽畜，認得我麼？」那妖擡頭看見，慌忙跪倒在地，雙手揉著肚子，磕頭撞腦，只叫：「主人公，饒我命罷，饒我命罷，再不敢了。」彌勒上前，一把揪住，解了他的後天袋兒，奪了他的敲磬槌兒。叫：「孫悟空，看我面上，饒他命罷。」

行者口分恨苦，卻又左一拳，右一腳，在裡面亂掏亂搗。那怪萬分疼痛難忍，倒在地下。彌勒又道：「悟空，他也夠了，你饒他罷。」行者才叫：「你張大口，等老孫出來。」那怪雖是肚腹絞痛，還未傷心。俗語云：「人未傷心不得死，花殘葉落是根枯。」他聽見叫張口，即便忍著疼，把口大張。行者方才跳出，現了本像，急掣棒還要打時，早被佛祖把妖精裝在袋裡，斜跨在腰間。手執著磬槌，罵道：「孽畜！金鏡偷了，那裡去了？」那怪卻只要憐生，在後天袋內哼哼唧唧的道：「金鏡是孫悟空打破了。」佛祖道：「鏡破，還我金來。」那怪道：「碎金堆在殿蓮臺上哩。」

那佛祖提著袋子，執著磬槌，嘻嘻笑笑，叫道：「悟空，我和你去尋金還我。」行者見此法力，怎敢違誤，只得引佛上山，回至寺內，收取碎金。只見那山門緊閉，佛祖使槌一指門開。入裡看時，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，各自收拾囊底，都要逃生四散。被行者見一個打一個，見兩個打兩個，把五七百個小妖盡皆打死。各現原身，都是些山精樹怪，獸孽禽魔。佛祖將金收攢一處，吹口仙氣，念聲咒語，即時返本還原，復得金鏡一副。別了行者，駕祥雲，徑轉極樂世界。

這大聖卻才解下唐僧、八戒、沙僧。那馱子吊了幾日，餓得慌了，且不謝大聖，卻就蝦著腰，跑到廚房尋飯吃。原來那怪正安排了午飯，因行者索戰，還未得吃。這馱子看見，即吃了半鍋。卻拿出兩鉢頭叫師父、師弟們各吃了兩碗。然後才謝了行者。問及妖怪原由，行者把先請祖師、龜、蛇，後請大聖借太子，並彌勒收降之事，細陳了一遍。三藏聞言，謝之不盡，頂禮了諸天，道：「徒弟，這些神聖，因於何所？」行者道：「昨日日值功曹對老孫說，都在地窖之內。」叫：「八戒，我與你去解脫他等。」

那馱子得食力壯，抖擻精神，尋著他的釘鈹，即同大聖到後面，打開地窖，將眾等解了繩，請出珍樓之下。三藏披了袈裟，朝上一拜謝。這大聖才送五龍、二將回武當，送小張太子與四將回贛城，後送二□八宿歸天府，發放揭諦、伽藍各回境。

師徒們卻寬住了半日。喂飽了白馬，收拾行囊，至次早登程。臨行時，放上一把火，將那些珍樓、寶座、高閣、講堂，俱盡燒為灰燼。這裡才：

無罪無牽逃難去，消災消障脫身行。

畢竟不知幾時才到大雷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